



美國婚禮

最近，聽到國內傳來婚事中崇尚奢侈的故事，遂向一位剛退休的飛行員白人朋友邁克（Mike Meiser）打聽美國的婚事。聽他娓娓道來，很有趣也很長知識。

美國百分之六十的婚姻會以離婚告終，因而結婚的人越來越少了。在五十個州中的十一個州和華盛頓特區中，如果一對男女同居一段時間（在有些地方規定為三年），就被認為是「合乎習慣法」的婚姻，既不需要有結婚證，也不需要辦什麼婚事。就可以在公開場合「夫妻」相稱。如果分手，女的就可以依法申請離婚，提出瓜分財產和離婚贍養的要求。

一般人都是向政府申請結婚證，領到結婚證後，可以去同一大樓內的法庭，由治安法官主持公證婚禮，也可以在教堂或雙方父母的家中舉行婚禮。在教堂或家裡舉行婚禮通常都很貴錢。按美國人（實際上來自歐洲）的習俗，婚禮由女方組織，費用由女方家庭負擔。按歐洲（實際上世界各國都如此）的舊習俗，女子是「嫁」到男家去的；娘家準備嫁妝。現在沒有嫁妝，代之以組織婚禮。

美國盛行在婚前舉行一種「準新娘送禮會」，雙方親友饋贈禮品。男方家庭（包括兄弟姐妹）送比較「大件」的傢具、電器。其他親友和同事則只送各種家用小禮物，如烤麵包機、杯盤餐具等等。為了避免禮品重複起見，許多準新娘在附近某家商店裡留下一份她希望能收到的物件（包括品牌、規格）的「希望清單」，亦稱「新娘購物單」。

當她邀請親友參加送禮會時，她會告訴大家那份希望清單存放在哪一家商店。這樣，送禮的人就可以去那裡付款認購自己願意、也正是對方需要的禮品；商店會把已經有人認購的物品從清單中剔除，不至於會有重複的禮品了。

然後，要為準新郎舉行一個「光棍派對」。小兄弟們湊錢，開一個非常瘋狂的派對，除了節目助興的演藝人員以外，一色都是男士。派對上不乏烈酒、脫衣舞或肚皮舞蹈演員、或者其他僱來助興的下流女人。派對的目的是賓主盡歡、讓新郎最後一次享受不受老婆責怪的狂歡濫醉。有時女方不甘示弱，也來一個「女光棍派對」，僱來男性脫衣舞者或作其他的瘋狂行為。

一杯咖啡以後，我和邁克談到招待賓客的故事：眾人隨即離開教堂前往租用的宴會大廳參加婚禮派對，如果新人父母的房子寬敞，則婚禮和派對都在家中舉行。派對只有飲料點心和小吃。一對新人帶領大家跳第一場交誼舞，和大家稍為耽一會兒，吃完蛋糕、喝了酒，隨即離開派對外出度蜜月（有的回洞房）去了，而派對則會延續到深夜。

一場婚禮的經濟支出所費不貲。我有一個待嫁的女兒，所以特別討厭婚禮。我想我的女兒最好是公證結婚，或者私奔了事。我對女兒講過，如果她不舉行這種婚禮，我就給她買一輛她喜歡的價值五萬美元的高級跑車作為禮品，這相當於一場婚禮的費用。我認為一擲數萬金舉行豪奢的婚禮毫無意義，更何況還有百分之六十以離異告終的風險。

從這一則故事使我對美國人的實用主義，印象深刻。

丟不掉的最重要

周雲龍

同事一個人到外面去吃了點簡餐，回來的時候，發現自己的手機不見了，鬱悶之極。一貫理性、平和的她，也開始像祥林嫂似的，逢人便說：哎，我的手機丟了！

我安慰她：丟得掉的東西，一定不是最重要的。她辯解說，手機也罷，問題是，裡面有好多朋友的聯繫方式。我繼續安慰說，能丟得掉的，一定不是最重要的。

記得電視上不止一次播過這樣的新聞：的士公司的失物招領處琳琅滿目，手機、錢包、手包、銀行卡、會員卡、駕駛證、身份證、醫保卡……一應俱全，儼然超市。

我不是個丟三落四的人，但也丟過不少東西：筆、本子、發票、鈔票，等等。但有一樣東西從來不會丟過：眼鏡。因為眼睛一睜，就立即會想到它，對近視者來說，沒了它，往往寸步難行。幾次到浴室沐浴的時候，將眼鏡遺忘在淋浴的噴頭一邊，不過，人一走出浴區，大腦屏幕就立即報警：眼鏡在哪兒？眼鏡在哪兒？要是其他什麼物件，即使再貴重，也未必在第一時間被記起。

其實，丟不掉的那些東西，才是對我們來說真正重要的或是需要的，失物招領處的那些物件，也許價格不菲，甚至價值連城，但大抵是可有可無的身外之物而已。

腦子裡那些丟不下的人，才是真正影響我們一生的重要角色，時間流逝，而有關他們的印象卻始終無法沖淡，可能是愛，也可能是恨。事實上，真正的朋友不是存在手機通訊錄裡的那些名字。

腦子裡那些丟不開的事，才是對我們來說真正重要的事，怎麼也想不起來的事，就讓它去吧，不必搜腸刮肚，它對我們一定不重要。

腦子裡那些忘不了的了知識，隨時隨地可以脫口而出、落筆成章，才是對我們真正有用的知識。沒用的東西，你怎麼科學記憶，也早晚會忘得一乾二淨。記憶其實有時與記憶力無關……

人生苦短，我們要學會做「減法」，怎麼個減法？忽略、放棄、刪除那些容易丟掉的、抹去的、忘記的，而要特別珍惜的，是那些丟不掉的人或物。

懷念蔡浩泉

許定銘

知道《人間樂園》的封面是蔡浩泉（一九九三至二〇〇〇年）設計時，頗有點感觸，因為他是「人間樂園」，恐怕也不會快樂。二〇〇〇年蔡浩泉因肺癌病逝，《作家》月刊是在年十月的第七期有懷念蔡浩泉的特輯，徐行在是年十月的《我和蔡頭飲酒打機的日子》中，記述了蔡浩泉用煙、酒、打機來麻醉自己的日子。醉了酒，隨意的倒睡在街頭，樓梯角的人怎會快樂！蔡浩泉一九六〇年代畢業於台灣師大藝術系，回港後一直有雨季、王欣、辛……等一大堆。有人說他會為今日世界出版設計過百多張封面，可能有點誇張，除了劉以鬯譯的《人間樂園》，我還見過張愛玲譯海明威的《老人與海》也是他畫的。

我選了寫專欄，他還舉辦過「蔡浩泉八二展」的畫展。他死後不久，朋友即為他出了本薄薄的紀念集《蔡浩泉作品小輯》，封面用的是他後期醉心的「金銀紙」塑彩畫。我未見過原件，不知是否用塑膠彩繪在那種「燒衣」用的「金銀紙」上的？

二〇一〇年他去世後一周年，朋友們還為他在素葉出版社出了本《重訪蔡家山》的紀念畫冊，編了本選集《天邊·朵雲》，包括他年輕時代的詩文及一九六〇年代寫的兩本流行小說。

世界盃聯想

世界盃賽事接近尾聲，國際媒體紛紛猜測九十二歲的南非前總統曼德拉是否會到場觀看決賽。有報道說，如果曼德拉到約翰內斯堡的足球城觀看西班牙與荷蘭之間的冠軍爭奪戰，國際足聯將邀請他為獲得冠軍的球隊頒發「大力神」獎杯。

曼德拉、基辛格與世界盃

媒體近日高度關注曼德拉是否到場觀看決賽，源於他未能按計劃出席上月舉行的世界盃開幕儀式。衆所周知，本屆南非世界盃是與曼德拉的名字緊緊連在一起的。身為廢除種族隔離制度後新南非的國父，曼德拉在國際上享有崇高威望，當年他曾經為南非取得本屆世界盃主辦權而四處奔走，呼籲國際社會支持南非以及整個非洲的發展。為把世界盃帶到非洲大陸，曼德拉可謂不遺餘力，南非民眾和非洲各國人民均對此心存感激。由於曾孫女在世界盃開賽前遇車禍身亡，處於悲哀之中的曼德拉沒有出席開幕式，這自然是一大遺憾。如今，人們希望在世界盃決賽的現場見到曼德拉，向他致以深深的敬意。

足球運動的發展需要各界的支持，其中包括各國的政界領導人。在這方面值得一提的不僅有曼德拉，還有已故中國全國政協副主席霍英東和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霍先生為發展中國的足球事業，尤其是中國女子足球運動做出了卓越的貢獻，在中國內地和香港有口皆碑。基辛格幫美國爭取到一九九四年世界盃的主辦權，令足球在美國加速普及，實現了職業化、正規化。如果沒有基辛格當年促成美國主辦九四年世界盃，美國足球可能仍停留在業餘水平，美國國家隊也絕無可能打入本屆世界盃大賽的十六強。

基辛格是德國猶太人，十五歲時隨家人為躲避納粹的迫害而移民美國紐約，幾十年來周圍環境的變化並未影響他對足球的熱愛。《紐約時報》專欄作家科恩（Roger Cohen）最近在其文章中披露，基辛格日前給他打過電話，主要是聊世界盃和美國隊的前景。科恩是英國猶太人，與基辛格同樣是超級足球迷。

足球在美國歷史不長，國家隊球員背景各異，社會上對這支球隊教練和球員的表現衆說不一，見仁見智。科恩引述基辛格的話說，美國足球迄今尚未形成一個「國家風格」，這很像美國在全球範圍內處理國際事務的做法，仍處於一個「正在不斷改進」的階段。

「川辣子」吃肉

霍無非

我歷經幾個工作單位，我發現我的四川籍同事無論職務高低，都有共同的特點：一是愛大聲說話，幾人圍在一起「侃大山」，音調浪浪的四川話加上誇張的語言表情，惹人發笑；二是愛「抱團」，一人有事，大家相助；三是愛吃肉，幾乎每餐在食堂裡見到他們的菜盤子都盛着肉（主要是豬肉），且分量足，不忌肥，如果一餐沒有肉，就等於沒吃好，才不稀罕吃素呢！尤其第三項，使我羨慕不已。人生在世，離不開肉食，但四川人吃肉的能量忒大，能不能控制攝入量呢，這對人體健康的好處是舉世公認的。我的四川籍同事卻不以爲然，聽了我的疑問，頓時把頭搖成撥浪鼓似的：不行啊，一餐不吃肉，心裡慌得很吶。肉食對於四川人來說，是幹活的底氣，是力量的源泉，太重要了！因此，他們吃肉總是充滿大無畏的氣概。

四川是內地勞務輸出大省，大量勞動力告別家鄉，外出打工，無論在沿海的哪個城市，隨便在大街上撿一打，都能找出幾個四川人來。他們修路架橋，蓋房搬運，奔忙在各個工地，許多人幹的是氣

穿越千年的理由

王穎

與同行者偶遇一爲人講解命理的老者，我未作應對，選擇了沉默，但他卻在三言兩語間準確地講出了我人生中曾經歷的重大事件。我在驚異的同時，也不由得在心口暗嘆：當一種文化能夠穿越千年盛而不衰，它必定有其哲理性，並非僅可理解爲愚昧的迷信，常言道「謠言止於智者」，「愚昧」又何來貫穿時空的生命力？！

近年來，看到內地一些科學報道，介紹通過基因分析預測人的健康走勢和患上某些疾病的概率，這是在用科學的方法推算一種趨勢。民俗中的玄學命理，如源於西周《易經》的乾坤八卦卦則體現中國古代對宇宙生成、相應日月的地球自轉、陰陽關係、農業社會和人生哲學互相結合的觀念。雖然這種觀念對我們普通人來說有太多的不可知，不像科學能夠論證。就如無線電波在被發現前，又有誰能想像相隔萬里卻能對面私語？

許多數學家 and 物理學家發現了各種五維空間中愛因斯坦等式的解，並藉此發展出空間和時間關係的各種理論。所以對超空間或超世界的事物，不能僅憑經驗世界的哲學去看待，這符合「子不語」：孔子對於鬼神之事，無足夠的經驗或認識，一直保持慎重態度，既不肯定亦不肯否定。

記得愛因斯坦說過：「如果說有哪個宗教可以應對於現代科學需求的話，那一定是佛教」。他說如果把科學研究局限於物質的範疇，那就永遠不會有結果。他之所以推崇佛教是因為「佛教不迷信，而是極其理性的宗教」。美國科學促進會會長魏佛華倫（Walter Wiaters）認為：「科學在絕對意義方面來說，並不能真正地解決真理的問題。」對於佛教，馬克思居然說過：「辯證法在佛教中已達到很精確的程度。」恩格斯則進一步指出：「佛教徒處在理性思維的高級階段，人類到釋迦牟尼時代，辯證思維才成熟，辯證法最初來源於佛教。」尼采更斷言：「佛教是歷史上唯一真正注重和依據實證的宗教。」

閑來常獨自冥想，作爲人類，對廣袤的未知世界，對大自然應保持足夠的敬畏，以萬物間和諧相生爲基本理念，放棄對自然界的肆意破壞，以便爲人類留下一條更為暢達的途徑。

世界盃聯想

基辛格畢竟是昔日的美國國務卿，開口必談國際關係，但把美國足球與當今唯一超級大國的外交政策相提並論則難免有「黑色幽默」的味道。

難忘的採訪經歷

說到一九九四年在美國舉行的世界盃，自然會讓我想起往日的一段難忘經歷。那年三月，我離開香港大公報總部，前往紐約擔任駐美首席記者，幾個月後就趕上了首次在美國舉辦的世界盃。香港傳媒獲得的世界盃採訪證非常少，最後只好以抽籤來決定哪幾家報館能得到採訪證。大公報幸運地抽到一張，編輯部領導把它交給了一位擅長攝影的體育記者。我雖然身在美國，但卻因為沒有記者證而無法進入賽場，只能做外圍報道。鑒於香港的電視台會現場直播每一場賽事，編輯部指示我重點報道美國各界人士的真實反應。當時主管體育報道的前輩洪文炳給我打電話，說編輯部已經給我預留了「一畝三分地」，要我每天寫一篇有現場感的特稿，即使是分組賽和淘汰賽等各個階段之間有停賽的空隙，我也必須每天傳稿。爲什麼？因爲廣告部已經把世界盃專版的廣告位置賣掉了。大公報每天會出幾個世界盃專版，跨版的四周全是長方形的小廣告，中間才是有關世界盃的報道，其中就有我的專欄，所以我每天必須把那塊「空地」填滿，而且還要有自己的特點，有可讀性。

洪文炳笑了。我呆了。不能進入賽場，又不能看着電視寫賽況，我每天的特稿寫什麼？去哪裡找素材？

一九九四年夏天，一萬個人中有九千九百九十九個還不知道什麼叫Internet，看電視、讀報紙、聽收音機是人們獲得信息的主要方式。但是，美國人當年對soccer這種足球毫無興趣，傳媒的報道非常少。這項運動被視爲中小學生的課外遊戲，目的是培養他們的集體意識，增進彼此間的感情。一上高中，有體育天分的學生多數會選擇籃球、棒球、壘球、美式足球作爲主攻方向，因爲這是將來謀生的「正路」，即使是練田徑、游泳、摔跤也比踢足球的人要多。若想感受足球在美國的「冷」，只需打開電視機。世界盃首次在美國舉辦，但壟斷美國大氣電波的三大電視網居然沒有一個願意花錢購買各場比賽的轉播權，只有一家同意轉播淘汰賽階段的部分比賽。爲了看現場直播，有時我只好轉到西班牙語台，聽語速極快的解說員用我聽不懂的語言評論場上形勢的變化。每到進球時，那位擁有「巨肺」的老兄總會大叫一聲



一九九四年世界盃吉祥物

「ooooooooooooooooooooo」，時間長達數十秒。

在那一個多月時間裡，我每天早上除了購買多份英文主報報紙和兩份中文報紙外，還會購買一些少數族裔出版的英文報紙，因爲外國移民對世界盃的熱情遠高過土生土長的美國人。做新聞的人都知道，寫有特色的報道不能僅靠看報紙，所以我幾乎每天都要有目的、有計劃地到紐約市內某個地方去觀察當地市民對世界盃反應的反應。意大利隊比賽前後，我專門到曼哈頓的「小意大利」區，觀察意大利隊球衣的銷售情況和意大利餐館的客流，了解意大利裔美國人準備怎樣招待「老人家」。在南美洲球隊比賽期間，我多次坐地鐵去皇后區傑克森森高地一帶的拉美移民聚居區，觀看新移民因本國球隊獲勝而在街頭載歌載舞的熱鬧場面。到了愛爾蘭隊比賽那天，我在多家酒吧外見到面紅耳赤的愛爾蘭球迷手持啤酒杯大呼小叫。

每天面臨一場硬仗，我已記不得那四十來天是怎麼熬過來的，只記得世界盃一結束我就大病一場，接連兩天上吐下瀉，人瘦了一圈。其實我早就知道每天頂着太陽往外跑早晚會中暑，但工作沒結束前一直精神高度緊張，好像是有口氣頂着，所以一直沒事。但「躲得過初一躲不過十五」，到了放鬆下來時，積聚已久的內火一下子「終極爆發」。這也怪我「自找」，不憚勞逸結合，更不敢偷懶，最終爲「天真」而付出了代價。吃一堊，長一智，這段經歷不僅讓我開始關注自己的身體，而且給我留下了永久難忘的記憶。

片醃上，切些蔬菜，油燒熱後放入薑蒜、花椒和乾辣椒，用豆瓣醬炒出香辣味，倒入高湯燒開，先後放入蔬菜和瘦肉片，稍燙片刻撈起，鋪在大碗中，倒入高湯淋上紅油即可。用高湯調而非水煮，名不副實，足見幽默的四川人愛耍悠。夫妻肺片並非烹飪人畜的肺葉，像是把牛肉、牛雜等洗淨切塊，用香料、花椒、精鹽等多種調料滷製煨爛，撈起晾涼，吃時切片，加醋汁、熟芝麻、花椒麵、蔥花、紅油等，熱菜涼吃，麻辣細嫩，菜名喻夫妻同心同德，甘苦相攜最爲貼切。

要說川菜肉食全是麻辣也不盡然，燒白是四川的一道農家菜，用芽菜打底（有的農家也用醃菜的蘿蔔縷子），把帶皮五花肉煮至半熟，撈起切片，肉皮抹上紅醬油等調料，皮朝下置於籠底，肉上放薑蔥，用芽菜鋪平，加鹽、料酒等蒸二十多分鐘，起鍋倒扣碗中就可食用，皮紅肉白，香軟不膩，一點不辣，類似於廣東客家的梅菜扣肉。

洗沙扣是一道鄉間土菜，菜名也土，是將炒熟的黃豆或綠豆磨成粉末，加白糖和少許水拌勻，塗抹在水煮過的帶皮肥肉片上，皮朝下入籠蒸半小時，起鍋扣碗，肉甜肥潤，哪像巴蜀，簡直是濃郁的江南風味。

河內文廟——國子監

李家忠

長期以來，外國特別是亞洲國家領導人或高級代表團訪問越南，在首都河內都有一項幾乎是必不可少日程安排，那就是參觀文廟——國子監。越南的文廟是公元一〇七〇年由越南李朝皇帝聖宗下令，在當時的京城升龍（即今河內）修建的，用以供奉周公和孔子。一〇七六年，李仁宗又在文廟旁邊修建國子監，起初只供皇親國戚的子孫們前來讀書，後來逐漸擴大招生範圍，也接受百姓的子弟就讀。文廟——國子監是越南的第一所高等學府。一四八二年，黎朝明帝聖宗決定在文廟內豎立石碑，記錄下從一四四二年以後考中的進士名單。

從中國大使館步行，只需十分鐘便可到達文廟。它座北朝南，佔地二萬六千平方米。進門處有一幅用漢字刻成的對聯：

藏室教目吾道最先萬古舟車同起敬
全境內文祠此地爲首千秋梓桑尚留芳

文廟進深約一百多公尺。走進大門，經過大門、奎文閣和大成門，便來到正殿，即文廟的主體部分。正殿上方高懸着康熙皇帝御筆題寫的匾額「萬世師表」。殿內正中供奉着孔子的塑像，兩側分別是顏回、曾子、子思和孟子的塑像。這些塑像前都放有香爐，供遊人上香參拜，終年香火不斷。奎文閣和大成門之間的院子裡，共排列着八十二塊刻有歷屆進士姓名的石碑，底座都是昂首的石龜，象徵着儒學文化的久遠和永恆。

每逢春節、河內市文化局都要在文廟舉行隆重的祭孔典禮和書畫展、象棋比賽以及門簾等傳統文化活動，吸引了大量遊人。我在越南工作期間，曾陪同喬石、李瑞環、尉健行、曾慶紅、李鐵映等領導人參觀國子監。事先喬石和李瑞環訪問作準備的先遣組表示，按照中國的習慣，領導人到各地視察，都不在廟宇燒香。對方表示尊重中方意見，但現場也做好手準備。結果，兩位領導人在文廟正殿，都非常高興地對孔子塑像上香。其實，在文廟上香已沒有什麼迷信色彩，只是體現了後人對參拜什麼的崇敬和記念。

在離開文廟前，還有一個項目，就是觀看小型文藝表演。正殿內有一個身着民族服裝的小型舞蹈隊，在現場爲重要的來客表演具有濃郁民族色彩的歌曲和樂器，內容多是描寫青年男女的愛情。表演的時間可長可短，到高潮時，女演員便親自行觀看表演時，兩名女演員便將將刀笠分別戴在了尉健行和中聯部長戴東時的頭上，隨行記者拍下了這個鏡頭。至今我仍珍藏着這張照片，作爲紀念。爲了接待衆多的中國遊客，文廟專門配備了兩位通曉中文的解說員。他們對孔子和儒教都有較深的研究，可以根據不同的參觀對象用中文直接講解，甚至進行更深入的探討。

不少朋友問我，越南爲何如此推崇孔子。其實，中國和越南的文化淵源有許多相近之處，儒教對越南的影響頗爲可觀。遠的不說，越南的胡志明主席就曾高度評價孔子和儒教。早在二十世紀初，胡主席就稱頌孔子爲「偉大的孔子」、「超人」、「衆聖哲之宗教」，而「孔子學說之精華在於個人的道德修養」。而孔子這種修養對「謀求人類幸福和社會福利」是十分重要的。胡志明又稱其強調孔子「以民爲本」的思想，至今越南的多種文化事件仍在反覆強調「以民爲本」。

一九二七年二月十五日，國民政府頒布決定：自即日起取消祭祀孔子的活動，不再撥發相應的經費，供奉孔子牌位的殿堂將改作學校。五天後，正在廣州的胡志明公開撰文，認爲這一決定「違背了民主精神」。他說：「我們安南人仍要通過讀孔子的書，在精神上自我完善。」這也許就是爲什麼直到今天越南仍如此重視儒學和尊崇孔子的重要原因。

河內文廟——國子監

李家忠

長期以來，外國特別是亞洲國家領導人或高級代表團訪問越南，在首都河內都有一項幾乎是必不可少日程安排，那就是參觀文廟——國子監。越南的文廟是公元一〇七〇年由越南李朝皇帝聖宗下令，在當時的京城升龍（即今河內）修建的，用以供奉周公和孔子。一〇七六年，李仁宗又在文廟旁邊修建國子監，起初只供皇親國戚的子孫們前來讀書，後來逐漸擴大招生範圍，也接受百姓的子弟就讀。文廟——國子監是越南的第一所高等學府。一四八二年，黎朝明帝聖宗決定在文廟內豎立石碑，記錄下從一四四二年以後考中的進士名單。

從中國大使館步行，只需十分鐘便可到達文廟。它座北朝南，佔地二萬六千平方米。進門處有一幅用漢字刻成的對聯：

藏室教目吾道最先萬古舟車同起敬
全境內文祠此地爲首千秋梓桑尚留芳

文廟進深約一百多公尺。走進大門，經過大門、奎文閣和大成門，便來到正殿，即文廟的主體部分。正殿上方高懸着康熙皇帝御筆題寫的匾額「萬世師表」。殿內正中供奉着孔子的塑像，兩側分別是顏回、曾子、子思和孟子的塑像。這些塑像前都放有香爐，供遊人上香參拜，終年香火不斷。奎文閣和大成門之間的院子裡，共排列着八十二塊刻有歷屆進士姓名的石碑，底座都是昂首的石龜，象徵着儒學文化的久遠和永恆。

每逢春節、河內市文化局都要在文廟舉行隆重的祭孔典禮和書畫展、象棋比賽以及門簾等傳統文化活動，吸引了大量遊人。我在越南工作期間，曾陪同喬石、李瑞環、尉健行、曾慶紅、李鐵映等領導人參觀國子監。事先喬石和李瑞環訪問作準備的先遣組表示，按照中國的習慣，領導人到各地視察，都不在廟宇燒香。對方表示尊重中方意見，但現場也做好手準備。結果，兩位領導人在文廟正殿，都非常高興地對孔子塑像上香。其實，在文廟上香已沒有什麼迷信色彩，只是體現了後人對參拜什麼的崇敬和記念。

在離開文廟前，還有一個項目，就是觀看小型文藝表演。正殿內有一個身着民族服裝的小型舞蹈隊，在現場爲重要的來客表演具有濃郁民族色彩的歌曲和樂器，內容多是描寫青年男女的愛情。表演的時間可長可短，到高潮時，女演員便親自行觀看表演時，兩名女演員便將將刀笠分別戴在了尉健行和中聯部長戴東時的頭上，隨行記者拍下了這個鏡頭。至今我仍珍藏着這張照片，作爲紀念。爲了接待衆多的中國遊客，文廟專門配備了兩位通曉中文的解說員。他們對孔子和儒教都有較深的研究，可以根據不同的參觀對象用中文直接講解，甚至進行更深入的探討。

不少朋友問我，越南爲何如此推崇孔子。其實，中國和越南的文化淵源有許多相近之處，儒教對越南的影響頗爲可觀。遠的不說，越南的胡志明主席就曾高度評價孔子和儒教。早在二十世紀初，胡主席就稱頌孔子爲「偉大的孔子」、「超人」、「衆聖哲之宗教」，而「孔子學說之精華在於個人的道德修養」。而孔子這種修養對「謀求人類幸福和社會福利」是十分重要的。胡志明又稱其強調孔子「以民爲本」的思想，至今越南的多種文化事件仍在反覆強調「以民爲本」。

一九二七年二月十五日，國民政府頒布決定：自即日起取消祭祀孔子的活動，不再撥發相應的經費，供奉孔子牌位的殿堂將改作學校。五天後，正在廣州的胡志明公開撰文，認爲這一決定「違背了民主精神」。他說：「我們安南人仍要通過讀孔子的書，在精神上自我完善。」這也許就是爲什麼直到今天越南仍如此重視儒學和尊崇孔子的重要原因。